

陳耀南

讀

孫子

陳耀南 著

陳耀南

讀

孫子



天地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 名 陳耀南讀孫子

作 者 陳耀南

編 輯 陳幹持

美術編輯 楊曉林

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/ 1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-78號文遜大廈2樓2A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09年10月 / 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09

ISBN 978-988-219-127-3

目 錄

序 論	/	5
從姓陳的孫子到孫子的孫子		
計 篇 第一	/	21
定總計：關乎國運，戰前謹慎之全盤籌算。		
作戰篇 第二	/	39
集戰備：為速戰速決而作之後勤準備。		
謀攻篇 第三	/	51
謀利成：知己知彼以求小失大得之軍政謀略。		
形 篇 第四	/	67
顯強形：實力強化後之外在形態。		
勢 篇 第五	/	75
成威勢：實力與形態結合而生之動能。		
虛實篇 第六	/	87
知虛實：辨明虛實而決定戰向。		

軍爭篇	第七	/	103
務戰鬥：實際攻戰之原則與方法。			
九變篇	第八	/	117
察戰場：作戰策略方式之多變與應變。			
行軍篇	第九	/	125
明敵我：安營觀敵之眾多方法。			
地形篇	第十	/	143
審地形：地理形勢之人事配合。			
九地篇	第十一	/	155
析處境：認識環境氣氛與調整戰略。			
火攻篇	第十二	/	173
驅烈燄：火攻之種類、條件與方法。			
用間篇	第十三	/	181
憑間諜：對敵之了解與愚弄。			
附錄1：	《孫子兵法》修辭舉例	/	192
附錄2：	自古至清王朝分合表	/	199
附錄3：	晚周天下與現代中國圖	/	200



序論



從姓陳的孫子到孫子的孫子

不讀《孫子》，不知何以孔子遭人冷待；不讀《孫子》，不知何以我們仍然應當珍重孔子。

孔孟談仁說義，「古者以仁為本，以義治之之謂正，正不獲意，則權，權出於戰」——《司馬法》，一本兵家之書，首篇〈仁本第一〉的第一句就這樣說。無論出於良心抑或面子，人都知道孔孟有理；不過人又都想佔便宜，怕吃虧，於是總要爾虞我詐。一提到「不厭詐」，我們就想起「兵」字、想起《兵法》、想起孫子了。

不知誰作一副電腦（前時通稱「電算機」）中心妙聯：「修身去心中算計，治學貴計算中心」，兵學寶典《孫子兵法》，就是一個「計算中心」——第一篇就講「計」——充滿了「心中算計」。難怪傳統著名善於算計的西人、日本人，對此書紛紛翻譯，甚感興趣了。

不必過份津津樂道外國重視此書，以重拾民族自尊。人家也是要「知己知彼」、甚至想「不戰而屈我之兵」而已！希臘人幾千年前連「中國」也沒有聽過，已經懂得木馬屠城。後來唐朝裴行儉當然也對《荷馬史詩》聞所未聞，而一樣運用類似奇謀，藏軍士於糧草之車，而大破突厥。東

洋西海，心同理同，所謂「武林秘笈」之「秘」，實在很難維持長久。有些解說闡揚者，堆砌賣弄許多玄之又玄、疊床架屋的圖表與名詞，也不外「皇帝新衣」而已！寫這本「中國現存最早兵法」的孫子，以齊為父母之邦，以吳為用武之地，公元前四八四齊吳大戰於艾陵，彼此都出兵十萬，彼此的將帥都不會不熟兵法，只因前者稍早盡出全軍，而後者留兵最後一搏，再加金鼓有異，於是判出勝負。不過，勝者吳國元氣大傷，後來變成更大的敗者——敗給曾經是手下敗者的越，再後又都歸於曾經大破於吳的楚。楚滅於秦，秦繼於漢，漢末一世之雄，橫槊賦詩的曹操，早已精註《孫子》；而赤壁對敵的公瑾、孔明，誰個不常識豐富、機智絕人？誰個不熟讀兵書？你會讀，我也會讀；我這樣理解，他如此發揮，大家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；大家都重視知己（本身條件）知彼（對方情況）、知地（場合）知天（時勢）；彼此都想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」、大家都要「致人而不致於人」、無人不知「上兵伐謀」要「知己知彼」。只可惜，千慮一失，世事難料；選將得相由得我，壽命與後人由不得我，「得相能開國，生兒不象賢」，於是卒歸「虛空的虛空」而已！

上述道理，拾過老、莊、瞿曇牙慧的人聽過，童年就必習聞《聖經》的威廉二世之類，難道不懂得嗎？只是人性軟弱，人智有窮，禁不住明知故犯，一次又一次按不住心中

的火，主「怒而興師」，將「慍而致戰」，重蹈覆轍，累己累人而已！由此類推，金戈鐵馬的戰場如是，金山銀海的商場，以至一切流汗流淚甚至流血的賽場也如是。所以，兵書當然可用於球場、股壇診所，以至一切有戰爭的地方，只不過，中國人自己祖宗的智慧遺產，沒有好好鑒識評估，而要乞靈於「終隔一層」的外國人的肯定，這樣的孫子，也恐怕為當年的孫子所笑了！

孫子在世仇吳越最後攤牌之前，大概已經退隱江湖；他的孫子，也寫《兵法》的孫臏，最後也是把一生的恩怨情仇帶進墳墓。所以，不必期望過高——他們著的，是武經，不是聖經；是詭詐得利、殺敵致果的奇書，不是安身立命的天書。晚清魏源《孫子集註序》把孫武與《易》、《老》並稱，推崇「其道皆冒萬有，其心皆照宇宙，其術皆合天人」，是不是過當了呢？

二

同是公元前六世紀下半（當然還有個稍先稍後），同是在山東半島稍近大陸那一邊（當然還有個泰山南麓與北坡），魯國培養了儒家聖人孔仲尼，齊國孕育了兵學宗師——孫武子。

以十三篇《兵法》傳世的孫子，原來是姓陳的。

從他祖宗講起。

公元前六七二年，陳國內亂，公子完不想身家性命就此告完，就逃奔齊國。齊桓公給他以采地，並且任為「工正」——就是全國手工業事務的主管。周朝開國，勳業最高的異姓功臣姜尚（太公望），就封於當時天下最東的齊，《史記》稱他「多兵權與奇計」；「後世言兵」「皆宗太公為本謀」。到了桓公，就善用管仲的謀略，首先建立「尊王攘夷」的霸政，如今陳完的子孫，也就從此在這塊軍政權謀的文化地土成長了。

上古沒有舌上音，舌上音都讀舌頭，陳姓也就改寫為「田」，（這可以解釋為甚麼「陳」的英文拼音，國語的Chen，粵語的Chan，跑到保存古音最多的閩南話，會變成Tan甚至Ding，而有時姓「田」的，英文又拼寫為Chan了）。田家子孫昌盛，到第四代田（陳桓子）無宇已經官至上大夫（《左傳·昭公二年》），在內外許多政治鬥爭中，都取得勝利（《左傳·襄公六年》）。五世孫田書，伐莒有功，齊景公賜「孫」為氏（「氏」就是「姓」的別支），采邑在山東樂安（今惠民縣）。他的一位繼承家學的孫子，便是孫（武）子；而後來的「田氏篡齊」（公元前三七九），就可說與他們這一支派無關了。

公元前五三二年，田、鮑、欒、高四姓之間內亂，孫子避禍南奔吳國，因伍員之薦，成了吳王闔閭（廬）的助手。

三

伍員，就是伍子胥，當年逃亡離楚，傳說一夜白頭，曾經吹簫吳市乞食。原來父親伍奢是楚平王德高望重的太子太傅。他副手太子少傅費無極，迎合平王（就與千多年後被迎合的唐明皇一樣），把本來許配給太子的秦國絕色女子奪為己有，費無極為了自保將來，又繼續不斷讒譏太子與伍奢，說他們謀逆。卒之，太子逃亡，伍奢和長子伍尚被平王冤殺，次子伍員歷盡追殺之險，苦大仇深，誓說一定滅楚報仇，而好朋友申包胥也就宣言：「你要亡楚，我就要恢復！」

公元前十三世紀，周之太王（古公亶父）三子，最幼之季歷，有子姬昌甚賢，長、次二兄太伯、仲雍於是南徙於吳以讓位，其後武王遂封之為「吳」。吳國建立甚早，而開化較晚，長時期受控制於西鄰、超級強大的楚。楚本來也是後起之國，盡吞了漢水長江流域許多姬姓和異姓諸侯，疆域之大，為春秋時期列國之冠。本是「子爵」而最早自稱為「王」，甚至北上問象徵天下最高政權的周鼎輕重，要搬回楚都呢！齊桓首倡、晉文最盛的「尊王攘夷」霸政，主要就是為了遏制楚國勢力的向北膨脹，所以北晉南楚兩強關係，就有點像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蘇了。介乎強楚與大海之間的

吳，不甘受制，謀求自強；晉國也樂得扶植新盟友，拊制舊冤家。公元前五八四，派大夫巫臣到吳，教以車戰和練兵之法。吳王壽夢有幾個兒子，公子季札賢而知禮，名動諸侯，曾經訪問周禮的第二故鄉——魯，而論列國之樂。不過他太有政治智慧了！他知道政治不是自己那杯茶，堅決不肯接受父親遺囑的安排：「大哥依次傳位兩位弟弟，最後給他」這個好意。最幼那位兄長死了，那兄長的兒子即位，就是吳王僚，原本大哥的兒子公子光大為光火，認為叔叔季札既然謙讓，王位就應歸嫡長子的嫡長子自己。他這怨憤野心，伍員也知道了。

伍員先見吳王僚，游說他伐楚，公子光指出他本意復父兄之仇，並非為了吳國。伍員要討好公子光，於是薦獻殺手專諸。公元前五一六，公子光認為時機成熟，宴請吳王僚，假扮廚子的專諸，就在上菜之時，用先藏在魚腹的匕首刺死吳王僚，當場也被吳王侍衛殺死。這時公子光伏兵盡出，殺盡那班侍衛，公子光就變成吳王闔閭（廬）了。

公元前五一二，闔閭想伐楚而未有把握，向南風而呼嘯。伍員知道他心意，於是七次力薦孫武——一位兵學奇才，家學淵源，歷練豐富，觀察深刻，論起戰爭之道，真是不作第二人想。

四

吳王闔閭想實際試驗，看孫武怎樣把一班最難當兵的人——嬌柔、散漫、任性、沒有方向感和責任感的美女，繞指之柔，在短時間化為百煉之鋼。因為他已經多次好好讀過孫武的著作，覺得實在不錯。

——闔閭錯了！他不知道孫武面對無上王權，面對一班極美的女子，仍然可以嚴肅認真到那個地步！

當然，那班艷婢嬌姬也錯了！特別是那兩位大概最美而又最得寵的、被選為隊長的美女魁首，連首級也竟不保！她們慣了在元首面前一樣撒嬌，不知道軍法有時比君威更可怕，到知道之時，已經身首異處！詳細講解之後，三令五申之餘，孫武毅然軍法從事！

「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」闔閭和唐玄宗還是相似的男人——在權力與事業之前，其他一切都得犧牲！美女可以再有，王國不可以不強。為了國強，他同意「將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」，所以，雖然心痛得不想再看那場演習，他還是信任孫武。在這位教練兼主帥培訓之下，吳國水陸兩軍，就變成鐵的隊伍，有計劃地輪番擾邊，楚就漸漸疲於奔命了。

同一時期，楚平王已死，繼位者昭王昏庸無能，奸邪當道，內則暴斂橫徵，外則窮兵黷武。公元前五零六，蔡唐二國受楚侵而求救，晉國已經不復當年，衰弱無力，吳就以孫武、伍員為將，率水師六萬，解蔡之圍。又立即捨逆水之舟，改用陸軍，屢出奇兵，直攻郢都。柏舉一戰，大破楚人，昭王出亡，伍員發平王之墓，鞭屍三百以洩多年怨憤！

楚軍又成為哀兵了！因為闔閭和吳國將卒，都在盡情放縱。這時申包胥一如當初之誓，赴秦求救，號泣於宮廷七日七夜，感動了秦哀公——當然也是為了擴張秦的勢力——於是出兵。這時，闔閭又因為弟弟夫概潛回吳國企圖奪位，於是班師，孫武這時大概也看透許多東西，正如魏源所說：「客卿將兵，功成不受官，以不盡行其說故也」，於是趁機隱退，不知所終了。

後來，闔閭征越傷死，兒子夫差繼位復仇，然後又被卑屈降服的勾踐，臥薪嘗膽、生聚教訓，同時賄賂吳王宰相伯嚭，讒死當初沒有被孫武勸退的伍子胥。被勝利沖昏頭腦、被美色迷亂眼目的夫差，不知道危機逼近，還北上耀兵，屈齊服晉，要爭霸於中原。就在黃池盟會之上，驚悉越人乘虛來襲，太子被虜，於是匆匆返國，已經回天無力。再過九年，公元前四七三，終於亡國於越。這些，都不關孫武的事了！

不過，他先前和闔閭討論，預言晉國六卿的存亡問題，稍後一點就成為事實。

五

春秋末年，吳越爭霸之時，周天子久已微不足道，中原各國也都「陪臣執國命」，混亂而衰弱。諸侯本身成為傀儡。在孫武的故鄉，陳（田）桓殺了簡公，穩握政權；暮年的孔子，呼籲魯侯和三桓貴族聲討，當然無人響應，只留下痛心疾首的老夫子自己。曾經是「天下莫強焉」的晉國，軍權、財權、政權都在六卿手中：韓、趙、魏、范、中行、智。智氏滅了兩個，準備吞併前三家，反被三家聯合而消滅，最後連晉也瓜分了，並且最受到周天子正式封侯。這是公元前四零三的事。「戰國時期」就此開始。

並稱「三晉」的韓、趙、魏，初期魏國最強。魏文侯英明好士，武侯繼之，到繼任者就也稱王了。魏以本國人龐涓為主將，因為魏王要廣邀賢才，振興國威，招來了龐的同學孫臏，一場生死恩怨又開始了。

「臏」又稱為「剕」，是一種酷刑，把膝蓋削去而殘廢。當然很少人會以此為名，只是不幸被刑以後，代替了本名的稱號。孫臏生於齊國，據說是孫武之後，與商鞅、孟子同時。就如後來李斯與韓非子的關係吧：龐涓與孫臏同學兵法，而才華不如，一方面非常妒忌，一方面也恐怕他幫助別

國而妨害了自己，於是也樂得招他來魏，就近對付。他偽造家書，讓孫臏看了思鄉，於是挑撥魏王懷疑不忠，就用刑刑和黥面，讓他恥辱和殘廢。孫臏起初不知是這位所謂「同學兼良友」所害，還為了報「恩」，每天默寫孫武傳下來的兵法作為酬報。

紙包不了火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孫臏知道自己一旦抄寫完畢，就會沒命，就跑入豬圈裝瘋。墨翟弟子禽滑釐知道冤情，就透過來訪的齊國特使淳于髡偷運回國。大夫田忌帶他見齊威王，這位軍事奇才，就秘密回流安居了。

齊威王、田忌都喜歡賭馬，有次田忌竟然三場贏二，平反了屢輸之局。一問，原來是孫臏所教：先以下駟對上駟暫輸一局，然後以上駟對中，中駟對下，於是挽回兩局而反勝，獲得千金之賞——為甚麼賽馬的三等，不事先有個共遵的班級標準？大概當時的防偽防冒，不如現代之精密吧。不過也可見：孫武早就講出真相：「兵者詭道也」——用兵就是為了求勝而欺詐，就看主將的騙術了。

威王就是要威震諸侯，於是就聘他為軍師，坐在帷幕之中，替主帥田忌策劃。趙受魏攻而求援於齊，齊直接圍魏以救趙，於是就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，也創始了一個常見成語。後來，又在桂陵大敗魏軍，龐涓被俘，但又放回去了。

那時，韓已滅鄭（公元前三七五）魏又攻韓，齊宣王使田忌、孫臏往救（公元前三四三），又直接攻魏。龐涓回師，看到

齊軍舊營盤，飯竈可供十萬人。次日，經過另一站，減了一半；第三日，算起來只有二三萬人，龐涓一想就笑了。

龐涓實在笑得太早，不過嗤笑齊人，是三晉的風習，山區人民，習慣勞苦勇悍；齊居平地又近大海，漁鹽之利，生活富庶，所以也比較惜身。當年齊桓首霸，後來功業也不如晉文之盛，所以論起戰鬥，龐涓也同樣慣於輕視齊國：這次他們又怯懼怕死，紛紛做逃兵了！於是就決定：放下輜重主力，以輕銳部隊，全速追殺，以報上次之恥。

事後評說，當然龐涓是犯了兵家大忌；不過當初「宜將贖勇追窮寇」，一樣也可說於《兵法》有據，就看誰理解得正確，觀察得清楚而已。

一切都不清楚，因為天黑了，魏軍追到馬陵，兩山夾道，十足當年秦師全軍覆沒的殽函之險，四周樹木砍得紛紛亂亂，阻塞道路，唯有一株白白的丫在那裏，拿火來一照——怎知亂箭就蝗群般飛來，龐涓變成刺蝟，慘死在黑暗中唯一光明之下。

火光成了最佳箭靶，髹白了的樹皮，上面寫着的是：「龐涓死此樹下」！

太像電影電視的情節與鏡頭了！殘酷的現實是：埋伏的齊軍衝出，魏又大敗，連太子也被俘虜，秦國乘機盡取黃河以西之地，魏唯有遷都大梁以避之，所以孟子所見，就稱為「梁惠王」了。